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

銑呂向李周翰注

賦甲善

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

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上

班堅兩都賦二首

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  
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

洛陽故上此詞以

諫

和帝大悅也

# 卷五十一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輯，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注  
卷 卷五十一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40  
編號 D7811200

[彩色首頁1](#)

兩都賦  
班固序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爲蘭臺令史遷爲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憲敗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坐

文選

廿六

研究所東京大學文化學研究室  
No. 2696

0 1 2 3 4 5 6 7 8 9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五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論一

五臣并李善注

賈誼過秦論一首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一首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一首

過秦論一首

賈誼

前曰、誼有過秦二篇、論秦之過、此第一篇也、應劭曰、賈誼書第一篇名此、善曰、言秦之過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濟曰、秦至孝公、益彊盛、故先述

之、晉山秦塞也、函谷關名據也、韓昭曰、晉謂二殼、函谷關也、善曰、史記、張良曰、關中左殼函右隴蜀、函

八

結

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捲天下、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良曰：周室天子之國也、括盛也、猶囊盛善也。春秋挫讒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妄、張晏曰：括囊也、言能苞含天下也。善曰：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皆盡欲取之。

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

衡而鬪諸侯。

說曰：商君衛鞅也。說孝公而封於商縣為商君。關西連兵曰衛、諸侯開東六國。

善曰：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始將連橫、高誘曰：合關東從

通之於秦、故曰連橫、文頴曰：關西為橫、齊音橫。

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向曰：拱手取言易也、西河魏地名。李斯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法、獲楚魏舉地千里。孝公既沒、惠文武昭。

濟曰：沒死也、惠王文王武王也。

善曰：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于武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

漢中巴蜀皆地名、舉破也、膏腴善曰：史記曰、惠王立異母弟是昭襄王也。

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土、出良法要害山川險阻也。昔曰：李斯上書曰：惠王從之、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繩交相與爲一。

良曰：盟誓約也。銑曰：締結也。文頴曰：關東爲從、張晏曰：締連也。楚帝刎、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善曰：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曰：孟嘗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莊黃氏、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弟也、爲信陵君。

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向曰：關東連兵曰從、言關東諸侯為約離。

散秦之稱也。善曰：言諸侯約結爲從、發以分離秦橫也。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

善曰：趙宋衛中山皆國名。謂曰：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又青背而救之、與齊人。

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除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

韓魏向曰：韓魏謂之謀。

燕趙宋衛中山皆國名。謂曰：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又青背而救之、與齊人。

戰大敗齊人。書尸三萬以爲二京，辱越謂孔青曰：「苦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彼得尸而府庫盡於鑿，此之謂內攻之。然寧越趙人也，徐尚未詳。秦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邵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赫周人也。」杜赫召紹滑樓緩翟亭景蘓厲樂。

毅之徒通其意。

善曰：戰國策，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齊令之爲已求地於東周也。高誘曰：齊明東周臣也。戰國策曰：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公叔周最患之。高誘曰：周最周君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使之也。字林曰：最才勾切。戰國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發去秦而之楚，信平。軫曰：終。高誘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成楚也。韓子平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越五年而能之。」史記，范增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而郡江東，謂音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高誘曰：「樓緩魏相也。翟景未詳。史記曰：「穰秦之弟厲，因燕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穰秦，欲囚燕厲燕子為謝，遂委質為齊臣。又曰：「榮毅賢而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為亞卿也。」吳起容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也。」以吳起。

### 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留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削其兵

善曰：史記曰：吳起衛人也。聞魏文侯賢，事魏文侯，以爲將，又曰：

孫臏生阿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也。田忌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佗未詳。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見良貴後。此二人皆天下之豪士也。兒五弓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侯。鄒忌爲齊相，田忌爲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高誘曰：田侯宣王。史記曰：廉頗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又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部當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仰叩字。善本作關而攻秦。良曰：言諸侯地與兵，於秦什倍也。叩或爲仰。言秦地高哉。曰：仰攻之。秦人開關而延敵，九

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善曰：九國謂六國及中山宋衛也。中山也。造逃，秦無亡矢遺鎌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李巡爾雅注曰：鑿。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金爲箭鏑也。鑿。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

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橹。音魯濟敗日北濟日軍言多也。擣大指，言流血漂之。韋昭曰：大指曰櫓。因利乘便，書曰：左氏傳曰：狄虜彌建大車之輪，以為櫓。

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

襄王，享國之四濱，國家善本無家字，無事。善曰：史記曰：昭襄王立卒于

莊襄王立公羊傳曰：桓公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自孝公至始皇六世矣，烈業也。張晏曰：振長策而御宇內，享國也。長何休曰：享食也。

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立卒于

始皇奮六世之餘烈。自孝公至始皇六世矣，烈業也。張晏曰：振長策而御宇內，

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立卒于

踐華爲城因河爲池

濟曰、登踐華山以爲城、因河水以爲

華山爲城、美大之也。晉灼曰、踐登也。據德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曰、

文也、十萬曰億、不可量測也。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

兵、而誰何。

統曰、何問也、言誰敢問。善曰、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廣雅曰、何問

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

金城曰、

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所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善本

始皇曰、朕爲始皇、廢後世、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

之無始、皇旣沒、餘威震于殊俗。

濟曰、沒死也、殊俗遠方也、然而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善本作縗、之人、而遷徙之徒也。

良曰、樞戶也、謂以

甕爲牖、以繩樞、以繩肩戶、材能不及中庸。銑曰、

徒也、言涉至微窪也。善曰、陳涉已見鄒陽士書禮記曰、

爲牖也、如淳曰、牖古文張、張人也、戶

也、言不父中常之人、善曰、方言

也、庸賤補也、言不及中華庸人也、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

朱猗頓之富、富曰、閻朱公猗頓皆富人也、言步不賢、又不

天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

則富、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微息不可計、以

興富猗氏、故躡足行伍之間、悅起阡陌之中、踰曰、言在兵

道、路謂步行至斬、遇雨不得已而舉事也、躡足驅馳也、俗

皆卑屈也、率疲散善本作罷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

秦、濟曰、時兵皆疲於行役、不得已而舉事也、躡足驅馳也、俗

皆高舉竿、揭竿爲旗、良曰、斬木無鋒刃、揭竿爲旗、而無旌幡也、莊子曰、揭竿求諸海也、天下雲會

考

圍

而響應羸糧而景從

銑曰如雲之會如響之應羸擣也景從如影之隨形也善曰莊

予曰今使民曰某所有賈者羸糧而趣之方言曰羸擣也音盈

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向日自涉之日起封建諸侯高祖入關破秦竟始於涉也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

州之地靖作毅善本固自若也

荀曰秦兼有天下所以非小弱也自若自然也

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

棘矜巨巾不銛息鹽於鉤戟長鍛

所也濟曰鋤柄也棘矜戰

鋤載鍛皆兵器謂九國皆兵器也孟康曰纏鋤柄為之鋤利也

曰爾雅曰棘戟也言鋤柄及戟權也

巨巾刃如淳曰鉤

載鉤矛刃下有鐵橫上鉤曲也

謂涉戍漁陽也抗敵也

謫戍之衆非抗

善本有於字

謂不及六國之將相

九國之師也良曰謫戍謂涉戍漁陽也抗敵也

謂文曰罰罪曰謫文厄也

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

銑曰謂不及六國之將相

史記曰賢人深識於廟

論書

諦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

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荀曰謂六國滅而能

也九州之數秦有雍州、蘇八州皆諸侯之地、朝同列謂六

子曰大樹其絜百國也絜圓也善曰莊

謂秦為列國皆使朝服武鄧辰日招猶舉也蘇

林曰招然後以六合爲家

靖善本作音鶴

謂之招猶舉也蘇

七廟墮善本作墮

隳字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

濟曰一夫謂

天子七廟墮壞也死人手謂秦王子嬰房項封所殺也善曰春秋史異郵曰殺妻誅爲天下笑仁義不

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女首

東方曼倩

善本作舊宋

良曰非有謂無有也

事而明君臣之義以諷焉  
日漢書曰朔又設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徤。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先祖也。衆賢羣臣也。夙興起也。怠墮也。凡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向日猶忽答也。高舉者敬之貌。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也。善曰率然輕舉之貌。向日猶忽答也。高舉者敬之貌。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也。

議猶餘論也。善曰嘉善也。靡曼好兒也。流

秋曰越王欲致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周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高誇曰靡曼好色也。

流議猶餘論也。善曰嘉善也。靡曼好兒也。流

談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善本無

爲先生取也。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臣。不字

臣字

非有光

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濟曰殆

臣字

無

生伏而唯唯。良曰唯唯敬聽之辭也。

敬

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

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既曰竦正

也。可乎哉。於戲數數也。於音烏。戲音呼。可乎哉。言不可

也。善曰談說之道。何容輕易也。

夫談者有悖。蒲忽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

便於身者。既曰悖逆。佛違。謬反也。善曰韓子曰聖人之

也。善曰談說之道。何容輕易也。夫談者有悖。忽於目。而拂於耳。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

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

音呼

以語上也。善曰、論語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于直。直二字善本無于字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善曰、戶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之必利也。此二臣者皆極憲盡忠慤。善本作閔字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驅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

驅翰曰、慾傷也、不安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人善本作先人字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濟曰、紛然多兒蒙被誅非上所行也。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於禮。善本作郊日漢書注曰、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也。是以輔弼之臣尾解而邪譖之人並進。春秋考異記曰、紛然考累月解士崩、遂良曰、飛廉善走者也、其子惠來革多力也。及飛廉惡來革等俱事於紂也善曰史記曰、中澑生蜚。

廉蜚廉生惡來、惡來父子俱以力事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長鼻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二字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善曰、論語身死牧之罪、色鮮矣、又曰、利口之覆邦家、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令色鮮矣、又曰、利口之覆邦家、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

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金石錄曰、弛廢也、言國夢爲墟也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善曰、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極猶已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逾煦煦于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善本作即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向曰、愉愉煦煦進謂之鬼也、孝經鉤命語子曰、驩忻慎懼、喎喻喻煦煦與喎夙也。論儀善本作若然作儀二字即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

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罪下以損百姓之害

荀子曰儼然矜莊兒拂違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

善曰拂與彌同

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

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

爲户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

尚書

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何處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以

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

稱其仁

善曰論語子曰伯夷叔齊繼

如是邪主之行固足

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句

本

然易容捐薦去

几危坐而聽

論語曰禮然驚視兒捐薦去凡自敗損也捐弃

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

危坐向節顏色無怍

使遇

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良曰接輿避世佯狂

尸子曰箕子

善曰謂論曰楚在接輿歌而過孔子使遇

尸子曰箕子

善曰謂論曰楚在接輿歌而過孔子使遇

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盡安危

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

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

於渭水

善本無水字之陽以見文王

銑曰負鼎俎是辱也善

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卑合六籍

善

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

文師文王齋戒三日因于

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魚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

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

善

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

本仁祖義作謂襄有德祿賢能誅惡亂憇遠

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

尚曰本祖皆以仁義為先

急集也無法昌

盛也

齊王曰

祖仁者

戰國策

襄代

上不變天性

下不奪人倫

則

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

襄曰

應天順人

故謂

臣子

不變奪也

倫理也

臣子

猶

也

也

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

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

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顙

濟曰

穆然默然

出佛下

也惟思也

善曰

穆猶

也

也

默靜思貌也孫子兵法曰

良曰

縣連

繩之兒

殆危也

善曰

也

也

也

令發之日士農者涕交頤

說文曰

縣聯

微也爾雅曰

殆危也

善曰

也

也

也

連殆哉此之不絕也良曰

縣連

繩之兒

殆危也

善曰

也

也

也

也

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

功躬

善本作

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

壞苑圃填池灘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

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

銑曰

明堂布政

之行此三年海

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

商曰

晏安和

也

孫子曰萬物得宜事變得應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

善本作

圖

圖空虛向日

圖缺也虛空

謂無

也

也

也

畜積有餘圖圖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

瑞並至也

郭外白郊萌芽初生也

善曰禮記曰

鳳皇麒麟皆在

郊藪又曰天降膏露鄭玄曰膏猶甘也尚書大傳曰德光

地序則朱草生也

也

也

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善曰呂氏春秋曰治亂

有亡如可見不可見而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褒

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楨善本作貞字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善曰毛詩小雅文也

四子講德論一首

并序

王子淵

濟日四子謂微斯文學虛儀夫子淳游先生陳立子也褒當假立以爲蕭端也

喪既爲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善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襄有俊才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唱而歌之褒既爲刺史作頌又作傳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國語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名曰四子講德以明真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貪且賤焉恥也良曰弗止也躍行也趨進也有日謂多日也不善曰論語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一躍三尺法天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

良曰弗止也躍行也趨進也有日謂多日也不善曰論語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一躍三尺法天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

地人弗躍則涉幸遭聖主平世而父懷寶銳曰懷寶謂懷寶而迷其邦可謂仁矣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適帝堯也向曰伯牙善鼓琴鍾期聽其音而知其意遂相與交也舜禹之賢遇帝堯有道而奉之也言夫子遇平代而不出有如鍾期去知音之友舜禹逃有道之君遁逃也於是後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蟲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鵠翮則翔四海翁曰越過也東西廂曰亭良馬也贊虞蚊亡云切莫齋切爾雅曰東西滿謂之亭文子曰

里而未飛千僕雖頑嚚善本作嚚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濟曰嚚愚也達通也文學曰陳懿誠善本作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詰

談於公卿之門

良曰、懿美、誠信也、諾善言也

誠信也、諾善言也、義思至忠之功高謹

善曰、春秋本朝國朝也、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號曰介

也、善曰、禮記

文學曰何爲其然也、昔寧戚商歌以干齊

桓子曰寧戚飯牛、望桓公而爲商歌於車下、桓公乃召以

為政、故云于商秋聲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寧戚飯牛

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淮南子曰、寧越

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商秋聲也、越石父

而寤晏嬰、途側者嬰問曰、吾子何爲者、對曰、我越石父者

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嬰曰何爲僕對曰吾身不充

東食之地、吾是以爲僕也、嬰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

左驂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

而請絕、晏嬰使人應之曰、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曰臣

聞士者每於不知已、而申於知已、吾三步爲臣僕人莫知

吾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爲知已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我

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日向也見客之容、遂以為止客、故云寤也、見客之意、遂以為止客、故云寤也、非有積素累舊之

歡皆塗觀卒遇而以爲親者

善本有也字、謂見也、故毛嫱西施善

毀者不能蔽其好、嫫母

母

倭

爲、古善譽者不能掩其

醜、濟曰、毛嫱西施皆美婦人也、嫫母倭醜、皆醜婦人也、善

間、嫫母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倭醜醜女未詳

所見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

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

良曰、咨敷辭也、特獨也、是

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斷

善本作

但懸曼矰蒲苴不能

以射、銑曰、公輸班至巧者也、與斧柯不與其刃、則不能有

矰也、善曰、聲類曰、但徒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矰繳於矢謂之

周禮注曰、矰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列子曰、蒲

子弋弱弓箙繳、乘風而振之、連雙鵠於青雲、故膺騰撇

古

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能本有致遠，未

若遭塗之疾也。

向曰博水而行不如依道之捷疾者言獲仁義之行

求賢良之友則功業易立聲名易致也齊賈騰躍撒擊也

衝蒙謂衝突蒙籠也善曰說文曰擊擊也擊與撒同也及

設切才蔽於無人行襄於寡合黨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

學曰唯唯敬聞命矣。

翰曰敬聞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友之命

求賢索友歷于西州。

濟曰索亦求也蜀在西故云西州也

有二人焉乘輶而

歌倚輶

王曰輶車也輶端木也良曰輶車也白虎通曰名車為輶者何言所以步

歌倚輶

雞也包咸篇語注曰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

闡

繹曲折不失節

濟曰中合也雅大小雅也傳運聲之飄賜也律六律也嘽緩舒繹柔和之聲也

禮記曰嘽諧繁文

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問歌者爲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

立子者也於是以上士相見之禮爻焉

銖曰儀禮士相見之禮贊冬用旌夏用胸

左顧奉之

又曰禮文既集向曰禮畢也子曰禮有文禮者義之文

予降席而稱曰

偃力曰偃鄙也善曰偃人不識寡見鮮

善本作闡翰曰偃人

諱辭也寡鮮皆少也

曰劉德漢書注曰偃鄙也善曰尚書大傳曰天下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謡浮游先

善曰尚書大傳曰莫不玉音金聲

諸侯莫不玉音金聲

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

並應屢降瑞福

濟曰太上謂主也股肱謂臣也狀大也

臣也服肱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

文學曰君子動作有

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賜其慎戒太子擊誦晨

風文侯諭其指意

良曰白珪之玷尚可磨斯言之玷不可

之主以兄子妻之魏文侯有子曰擊封於中山三缶其博士唐使於君文侯見之曰中山之君亦何好唐曰好誦詩

文侯曰於詩何好曰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曰鶴波晨風

倉唐未見君子憂心欽欽亦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

以為忘我昔平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有賢傳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爲嗣矣諭曉也善曰

論語曰南容三復白珪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韓詩外傳

擊曰諾於是遂求北大晨鳩齋行倉唐至曰北薄中山之

君再拜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鳴也即見使

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

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鶴波晨風鶴波

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

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傳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爲嗣今吾

字何樂此詩而詠之也

說曰言古人詠詩皆有所

先生曰

夫樂者感人心

善本作審字

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

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

善曰禮記曰樂者聖人所作也其感人深又曰樂者所以移風

易俗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

動然後知君之節趨

民曰節止趨進也善曰子思子曰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止則體

備心肅則好惡不刑善本作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

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砾

武石夫

凡人視之恆若良工砾

之然後知其和寶也

辨良工理玉之工也和寶謂如卞

朴所獻寶善曰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戰國策曰白璧

疑東武夫類玉張揖漢書注曰武夫石之次王者廣養曰

佚忽精鍊善本作練藏於鑲璞善本作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

志也精鍊善本作鍊金也百鍊不耗故曰精鍊鑄

之然後知其鮮也善曰精鍊金石相和未理者也忽焉不識兒

巧合理

金之工也幹體也

善曰精鍊

金也、金百鍊不

耗故曰精鍊也誠文曰鑄銅鐵璞也礦與鑄同瓜並列

况

乎聖德巍巍蕩蕩黎民享

善本作

珉所不能命哉

良曰言物尚

此況天子

之德不諱其何以知之巍巍高兒蕩蕩大兒命名也善

乎其有成功慶是以刺史推而諫之揚君美德善本作深

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

善本作

宇宙銑曰洋洋

也紛紜衆多兒寂寥曠遠兒言君德之多而及於遠善

日言所覆者廣也紛紜衆多之貌也寂寥曠遠之貌也明

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茲

向曰究盡也

皇唐謂帝堯

也郭璞曰謂窮盡也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

善曰論語子曰

文學曰書云迪

一人使四方若卜筮濟曰迪道也一人天子出言道天子

行德化使四方之人信順如卜筮

善曰尚書曰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

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

夫忠賢之臣尊主

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良曰據舒也洪長也瀾波也

平之人也愚謙辭惑疑也安瀾言靜也比屋可封謂太

以喻太平也尚書太傅曰周民可比屋而封

瀾水波安瀾

於自縣也出

色勃皆溢銑曰勃怒也皆溢怒目精出

論語子曰君召使揷色勃如也

出曰是何

言與曰孝經子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諫文王之德而作清

廟建爲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

謂周公之詩

爲周頌之首吉甫尹吉甫也大雅詩篇名

須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禮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

焉毛詩大雅序曰蒸民尹吉甫美宣王出詩曰吉甫作謂穆如清風夫世衰道微僞臣虛稱

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

惠

限

濟曰、爲詐也。希遇  
也、鄙取也。累辱也。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

○庵眉耆者皆老獵庵白黑毛相雜也。謂眉有白黑雜色。咸愛惜朝夕願濟須

臾觀大化之淳源良曰、淳厚。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

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銑曰、皇澤天子惠

善曰、咸發謂情感詩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

滿編而後作言之不足善本作厭字。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善曰、樂

文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德

度趣把握而弊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

不亦遠乎。

向曰、罔無也。

又曰、罔無也。

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

荀曰、詳審也。

荀曰、詳審也。

荀曰、詳審也。

荀曰、詳審也。

荀曰、詳審也。

荀曰、詳審也。

荀曰、詳審也。

○行潦老暴集江海不以爲多鱠。

鰣曰、詳審也。

鰣曰、詳審也。

鰣曰、詳審也。

鰣曰、詳審也。

鰣曰、詳審也。

鰣曰、詳審也。

鰣曰、詳審也。

○以爲蜃。

濟曰、言江海網罟之大、不為一物而齋盈也。

濟曰、言江海網罟之大、不為一物而齋盈也。

濟曰、言江海網罟之大、不為一物而齋盈也。

濟曰、言江海網罟之大、不為一物而齋盈也。

濟曰、言江海網罟之大、不為一物而齋盈也。

濟曰、言江海網罟之大、不為一物而齋盈也。

濟曰、言江海網罟之大、不為一物而齋盈也。

君子曰、潢汙行潦之水、杜預曰、行潦流潦也。

君子曰、潢汙行潦之水、杜預曰、行潦流潦也。

君子曰、潢汙行潦之水、杜預曰、行潦流潦也。

君子曰、潢汙行潦之水、杜預曰、行潦流潦也。

君子曰、潢汙行潦之水、杜預曰、行潦流潦也。

君子曰、潢汙行潦之水、杜預曰、行潦流潦也。

君子曰、潢汙行潦之水、杜預曰、行潦流潦也。

君子曰、潢汙行潦之水、杜預曰、行潦流潦也。

君子曰、泥鰌也。鰌似立也。

君子曰、泥鰌也。鰌似立也。

君子曰、泥鰌也。鰌似立也。

君子曰、泥鰌也。鰌似立也。

君子曰、泥鰌也。鰌似立也。

君子曰、泥鰌也。鰌似立也。

君子曰、泥鰌也。鰌似立也。

君子曰、泥鰌也。鰌似立也。

○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

良曰、箕山言帝王之德、不為一人而屈也。許由避堯而隱於箕山也。

良曰、箕山言帝王之德、不為一人而屈也。許由避堯而隱於箕山也。

良曰、箕山言帝王之德、不為一人而屈也。許由避堯而隱於箕山也。

良曰、箕山言帝王之德、不為一人而屈也。許由避堯而隱於箕山也。

良曰、箕山言帝王之德、不為一人而屈也。許由避堯而隱於箕山也。

良曰、箕山言帝王之德、不為一人而屈也。許由避堯而隱於箕山也。

良曰、箕山言帝王之德、不為一人而屈也。許由避堯而隱於箕山也。

良曰、箕山言帝王之德、不為一人而屈也。許由避堯而隱於箕山也。

弘

室室

**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

疏曰、青蠅能變白黑  
邪可亂於衆人也、而不可以亂聖賢、垂棘璧名孔丘立墨翟皆賢聖也。善曰、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左氏傳曰、晉侯以伐虢、今刺史質敏以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流惠舒化以揚名**

向曰、質正敏以達晉布也。

**采詩以顯至德歌謡以薦**

**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縵**

翰曰、董篤也、禮記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縵、而大也。

王言如然、其弗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綸、即縵、鈞魚繖也、士

**出臘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

翰曰、詩甘棠美邵伯也、倚立也、善曰、爾雅曰、董正也、禮記曰、其出如綸、即縵、音弗、鄭玄曰、言

**大武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

翰曰、詩甘棠美邵伯也、倚立也、善曰、毛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明於南國、二客雖室計沮

與議何傷、濟曰、二客謂文

**塞於議沮敗也何傷於理乎**

翰曰、論語子曰、富仁不讓於師也、善曰、言未傷也、爾雅曰、二客雖於計

**室塞於議沮敗也何傷於理乎**

翰曰、論語子曰、富仁不讓於師也、善曰、言未傷也、爾雅曰、二客雖於計

**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

**巨過也、願二子捐意**

書本有焉宗良曰、微也、巨大、捐致

**夫子曰、否**

篤曰、否

**也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

翰曰、左氏春秋

**蟲動鑿抱**

毛傳曰、郤克援枹而鼓、鄭玄周禮注曰、介士甲也、陳子也、

也、

**鼓鏗**

告

毛傳曰、鼓鏗、羊而介士奮竦、翰曰、建霹靂也、抱擊

**雷則鑿抱**

毛傳曰、郤克援枹而鼓、鄭玄周禮注曰、介士甲也、陳子也、

也、

**鑿**

告

毛傳曰、鼓鏗、羊而介士奮竦、翰曰、建霹靂也、抱擊

**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

**憤、願二生亦勿疑也**

書本無也字、翰曰、感動前敵之愚、以感動之善曰、言讞

前敵之愚、以感動之善曰、言讞

**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

濟曰、繹復集、乃始講德、善本作興

**臣之力也**

濟曰、問周成王康王也、前敵之愚、以感動之善曰、言讞

前敵之愚、以感動之善曰、言讞

**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

濟曰、問周成王康王也、前敵之愚、以感動之善曰、言讞

**臣之力也**

濟曰、問周成王康王也、前敵之愚、以感動之善曰、言讞

前敵之愚、以感動之善曰、言讞

**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

濟曰、問周成王康王也、前敵之愚、以感動之善曰、言讞

音與

音余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

烏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

風寥矣龍起而致雲氣

良日聖

智謂成康也甘棠謂邵伯

而生也寥戾風聲

銑日雲

從龍風從虎皆相感

出以陰向日皆感事而至矣寥戾風聲

善日周易

從龍風從虎皆相感

靖蟬鳴榮色月令章句日

易曰易通卦驗

立秋靖蟬蟲也謂之靖蟬也

蟋蟀蟲也謂之蟋蟀也

魯日易通卦驗

立秋蟋蟀矣秋吟蟋蟀游由

相應仇偶相從翰曰仇匹也

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人由意

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

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

濟日彈盡也淑善出

予其儀故于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亦

善日毛詩曰淑人君子

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

善本有逸字

之材非

廟之材蓋非一本之枝孤白之裘非一狐之腋智也

華日慎子曰節

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

善日元首頭也股肱手足也

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難雖文王之戰亦不過

善日公羊傳曰宋公與楚人

而成立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

銑日元首頭也股肱手足也

期戰于泓之陽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敵不成列臨大

善日公羊傳曰宋公與楚人

非一人之力也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

善日元首頭也股肱手足也

取友莊公宋襄公是也

善日說苑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

名臣出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僕也

善日說苑郭隗曰帝者之臣其

實友出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僕也

善日左氏傳曰鮑叔牙隰朋寧戚也

公子小白又曰齊桓衛姬之子自鮑叔牙隰朋以爲輔佐

善日管仲曰管仲鮑叔牙之子也

說苑郭子曰寧戚叩轍行歌桓公任之以國政論語于田

管仲相桓公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福

善日晉文公有舅

晉  
荀

善本作  
咎

犯趙襄

楚

威定霸以尊天子

善曰

左氏傳曰

晉公予重耳奔狄從

司空季子

狐偃趙衰顏頤武子

空季子杜預曰

狐偃子孔也

左氏傳曰先軫謂晉侯曰弗施救

余使秦繆公

韓詩外傳曰古之有國者

間之得失之要對曰

於

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繆公然之於

是告內史王廖曰鄭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

將奈之何王廖曰君其遺之女樂以娛其志然後可圖繆

亡秦走夷秦繆公聞百里奚故重贖之恐楚不允請以五

秋保乾圖曰五帝異緒宋衷曰緒業也

大悅又曰秦用

羊皮贖之楚人許予之繆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

由余謀伐戎王并國十二遂霸西戎春

王叔敖治楚三牛而楚國霸左氏傳曰

沈令尹逢孫叔敖於莊

將右晉師救鄭及楚師戰于邲晉師敗績邲步从刃

良曰孫叔敖

諸夏中國也

善曰董仲舒曰越王

勾踐與大夫謀庸種蠡范蠡吳嘗伐越越棲於會稽山竟以敗

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

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搜於會稽又曰勾踐自殺也

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也

魏文侯

子夏友田子方翟璜皆

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

文侯謂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璜璜翟璜也成魏文侯

弟名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敵之遇其廬而載秦

發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

無乃不可加矣乎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怨齊於

史記曰夷平也

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怨齊於

史記曰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怨齊於

邲

庸  
泄  
稱

折

庸

泄  
稱

折

踐有種蠡禮世善本作蠻庸克滅彊吳雪會稽之恥  
越王名種文禮蠡范蠡吳嘗伐越越棲於會稽山竟以敗  
吳故云雪恥也善曰漢書曰江都王閔董仲舒曰越王  
勾踐與大夫謀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種殷有三仁  
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  
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搜於會稽又曰勾踐自殺也魏文侯  
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也魏文侯  
千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向曰段干木子方翟璜皆  
春狀曰孟嘗君問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  
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  
文侯謂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璜璜翟璜也成魏文侯  
弟名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敵之遇其廬而載秦  
發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  
無乃不可加矣乎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怨齊於  
史記曰夷平也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怨齊於

邲

庸  
泄  
稱

折

庸

泄  
稱

折

踐有種蠡禮世善本作蠻庸克滅彊吳雪會稽之恥  
越王名種文禮蠡范蠡吳嘗伐越越棲於會稽山竟以敗  
吳故云雪恥也善曰漢書曰江都王閔董仲舒曰越王  
勾踐與大夫謀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種殷有三仁  
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  
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搜於會稽又曰勾踐自殺也魏文侯  
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也魏文侯  
千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向曰段干木子方翟璜皆  
春狀曰孟嘗君問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  
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  
文侯謂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璜璜翟璜也成魏文侯  
弟名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敵之遇其廬而載秦  
發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  
無乃不可加矣乎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怨齊於  
史記曰夷平也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怨齊於

是誠身下士先禮貌、以招賢者樂毅爲魏使於燕、燕昭王以爲亞卿、使樂毅伐齊破之、追至于莒、繢與明同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况帝王選於四

海羽翼百姓哉。

濟曰羽翼謂任賢以輔佐百姓也。善故有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羽翼輔佐也。故有

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

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

善曰毛長詩傳曰攘除也。

今聖主冠道德、履

純仁、被六藝佩禮文。

良曰、繼深也、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言皆以美事喻衣服也。

屢下

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

鉉曰倫等也、善曰等也、是以海內勸

慕、善本作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襄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

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

向曰風馳雨集言疾進至溢填闕庭言多也、善曰進者

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

翁曰條暢猶通達也、言進者樂之、疲怠者亦不能罷、善曰條

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

翁曰條暢猶通達也、言進者樂之、疲怠者亦不能罷、善曰條

猶理也、漢書音義曰暢通也。

偃息

善本有簡乎二字、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

之城

濟曰言以詩書道德爲門爲域、而游息焉、域闊也。

咸絜身脩德

善本作思

吐情

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視風俗而

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

良曰真獻允信弘大也、濟盛兒善曰

濟濟多士、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

行、崇能以招賢、去煩羈、以綏百姓、祿勤增俸

善本作奉

以

厲貞廉

銑曰究陳蠲除苛細、綏安出、善曰漢書宣紀曰、令太

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又曰、吏不廉平、則

豫薄其益、吏奉什五也、減膳食卑宮觀

善曰宣紀曰、令太

勿復脩理、省田官損諸苑、疎縣役振乏困

善曰宣紀曰、池

與貧人、又曰流人還歸勿等、恤民災害不遑游宴、向曰恤

郡國官觀、勿復脩理、省田官損諸苑、疎縣役振乏困、善曰宣紀曰、池

虐經

也。善曰：宣紀曰：今天下閭巷老之逢棄憐縗經之服事  
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閭巷老之逢棄憐縗經之服事。  
翁曰：閭憐辜罪也。縗經告喪之人，髮齒墮落亦無暴虎之心。諸年八十以上非卿告人殺傷人佗皆勿坐。又曰：百姓遭縗經凶災而吏緣事傷孝子之心。自今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絲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縗匿。  
濟曰：惻隱、傷痛出腐人謂經榜掠或飢寒死獄中者子弟縗匿父兄之罪而見縗繫者也。善曰：宣紀曰：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死獄中，朕甚痛之。又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坐。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  
良曰：育養也。零落茂盛皆遂其理、不夭伐也。善曰：尸子曰：湯之德反烏獸矣。莊子曰：至德之世、禽獸成羣、草木遂長。  
良曰：零落茂盛皆遂其理、不夭伐也。善曰：尸子曰：湯之德反烏獸矣。莊子曰：至德之世、禽獸成羣、草木遂長。  
愴惕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  
善曰：毛詩大雅文。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群小、憎惡仁智、誅偽者進達、佞諂

者容入牢相刻削。善本作大理峻法。良曰：刻削謂損害也。字  
急也。謂嚴急者謂峻急也。謂峻急也。  
攀虎攫懷殘秉賊。翁曰：言皆如虎狼之暴也。攀持也。攫亦持也。善曰：孟子曰：賊亡者謂之賊。賊之殘也。  
莫不肅慄。善本作亂栗二字。良曰：肅慄也。論語曰：征公惶遽也。  
求疵並施螫毒。百姓恠恠。周容从善本作征公。良曰：征公。字  
懈也。言亦蠍虺之螫毒於人者恠恠。惶懼也。措置也。善曰：韓子曰：古之人君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布而察難知。方言曰：征公惶遽也。  
予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良曰：數是以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人。善本作者除其賊。良曰：狸能害雞、豺能食獸、蠹以乳大噬虎、伏雞搏狸、又曰：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夫養禽獸者必除豺狼、又況牧民乎？又曰：木林生蠹、蠹自食人。

賊

自事因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上善本作尚寬柔進淳仁舉

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

孝經曰

淳

也

下

自

分

施

而

睦

上

下

無

怨

今

四海

善本作海內宗

樂葉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

品物咸

東山川降靈

向日天符人瑞以下自分承

行雨施物成亨通

也

神光耀

從火暉洪洞朗天

翰日周易日雲行雨施物成亨通也

神光交錯或降

于天或地鳳皇來儀翼翼邕邕群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漱液嘉禾櫛比良日鳳皇神雀瑞鳥麒麟比連接也

嘉禾瑞穀也翼翼飛兒邕邕聲也垂容有容儀也甘露瑞露也

潤猶比連接也

善曰宣紀日鳳皇集魯羣鳥從之尚書

日鳳皇來儀爾雅曰翼翼恭也邕邕和也又曰邕邕者聲

和也山海經曰鳳首文日德宣紀神雀仍集九真獻奇獸

宜紀曰革露降未英宮又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

元

央

咸則三壤豈不盛哉

銑曰隆盛洽和第足出咸則三壤謂

上中下田皆有法則也

咸則三壤謂

日尚書

白魚而諸侯同辭

向日謂白魚入于玉舟諸侯同辭而伐紂也

善曰春秋克命苞曰天命文王

以九尾狐尚書班璡鉉曰武王得其鉉謀東觀白魚入舟

脩取以療八百諸侯順同不謀魚者視用無足翼從欲紂

如魚乃誅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

翰曰秬黑黍瑞黍也

善曰周公

鬼方遂國名

善曰史記曰

受祚鬯未詳鄭玄詩也鬼方遂方也

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

翰曰史記曰正則吉不順吉不

得四白狼以歸

今云宣王未詳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

翰曰論語曰名不

順則事不成

事

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

善曰史記曰

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

翰本作台字

邊不恤寇甲士寢

善本作旗仆也

濟曰張武南郡太守也賓服

治會恤憂寇賊寢息仆偃出文學夫

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生善本作夫子曰、匈奴

者百蠻之最彊者也、良善曰、百蠻夷狄之通名也天性驕善

從心、塞、習俗築善本從人暴說曰、塞逆築恃也天性驕善

老貴壯氣力相高善曰、史記曰、彼皆偃蹇杜預曰、偃蹇橋樑也賤

善善曰、史記曰、匈奴因射獵而生業、冒戰攻以侵伐兒能騎羊、走箭飛鏃善曰、史記曰、匈奴兒

騎羊引弓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騁、周流

曠野、以濟嗜欲向曰、畜居也如鳥獸之集散、濟遂也善

其乘輶則弓矢、鞍馬、搖種則抨胡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

兔獲郭刃則顛倒殞伊仆翰曰、以此如中國之勞農也、未善

之蔽手以持弓畢奔馳皆追逐也、殞仆皆殺傷也善

日、禮記曰、左佩丈、持、鄭玄曰、扞捨也、言所以捨弦也、鄭玄

禮記注曰、拊弓、把也、音夫、史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爲寇良

道逃寇賊也、善曰、匈奴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

綏、驚邊、杭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銳口、懷來、善

急、善曰、毛詩曰、入塞而食漢草也、詩云、猃狁孔熾、我是用

服、發狁孔熾、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善本有賀字向曰、靈神也、日逐單于、皆匈奴

降、鄭氏曰、撣盲纏、束之纏、又曰、日單于、使弟奉參朝賀、正月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

編蒲結音沮顏、煥齒、梟臗、閼翦髮、黥首、文身裸果力祖併之

國、善曰、皆蠻夷種類也、編結編髮也、沮顏刻面也、煥齒黑

齒也、梟臗服白也、黥首雕額也、文身、裸身也、裸祖不衣

也、匈奴有罪小者、髡音義曰、刀刻其面、蓋祖顏也、煥齒未

仰

譯、又曰、大究深目多鬚、蓋皇曠也、縣首  
蓋雕題也、山海經曰、雕題國在鬱林南、靡不奔走貢獻、懼

於來附、婆娑嘔吟鼓脰

吾本作披字

而笑

濟曰靡無也、婆娑舞

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湍

吾本作泉字

魚奮躍

鴻大良曰

均平也、翕翼奮躍樂和氣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洪

采載其左翼、鄭玄曰、明王之時、人不驚駁也、韓詩曰、鶩鶩在

萬鵠戾天、魚躍于泉、薛君曰、魚喜樂則躍躍於泉中、是以

刺史感懣

莫本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黔於淺、不能究識、敬遵

所聞、未克

吾本作翫字、翫、蕭何曰、翫積也、向曰、鄙人先生謙

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

吾曰毛詩曰、既醉以德、既飽以德、終日仲歎

怡懌而悅服

州學齋諭李孝開校對

文選卷第五十一

鄉貢進士劉格非校勘

## 文選卷第五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 論二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論文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韋駘嗣博奕論一首

王命論一首

吾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始  
爭天下分裂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也、  
據龍據眾、問駘曰、往者周亡、戰國並  
爭天下、天下分裂、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也、